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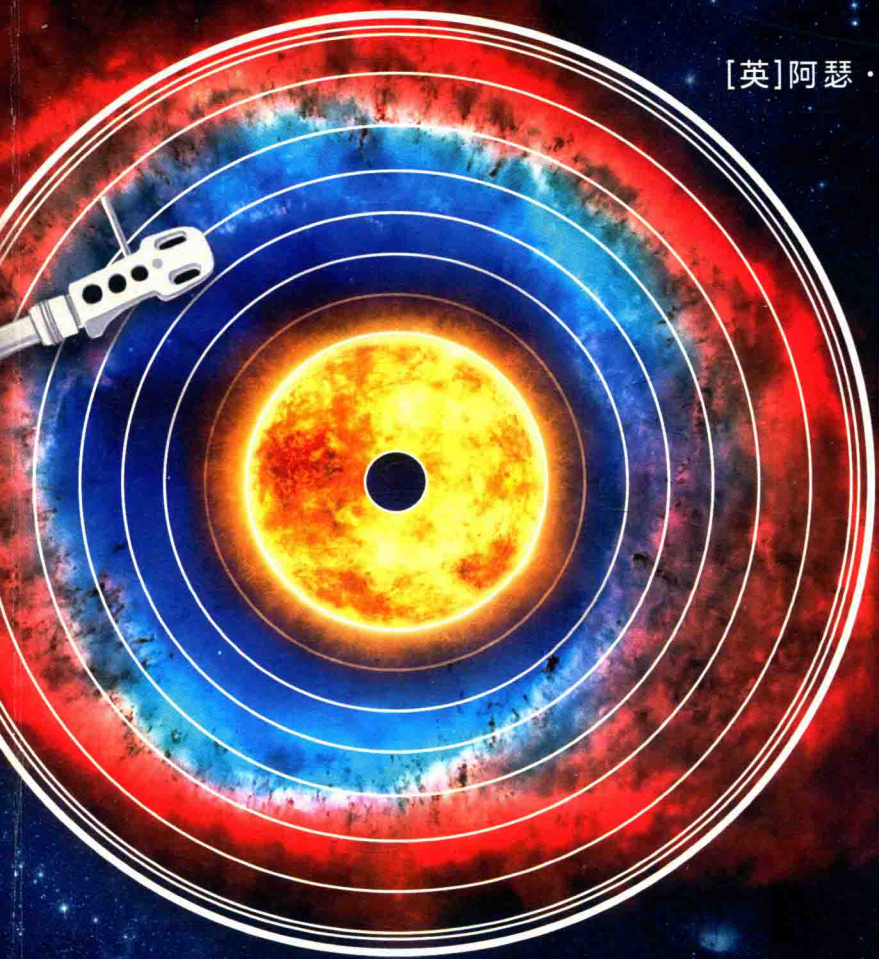
THE SONGS OF DISTANT EARTH

遥远的地球之歌

百万光年的航道上，地球的末裔谱写着新生的赞歌。

[英]阿瑟·克拉克 著

高天羽 译



A R T H U R C . C L A R K E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

THE SONGS OF DISTANT EARTH

遥远的地球之歌

[英]阿瑟·克拉克 著
高天羽 译

ARTHUR C. CLARKE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遥远的地球之歌 / (英) 阿瑟·克拉克

(Arthur C. Clarke) 著; 高天羽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

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8

(读客外国小说文库)

书名原文: The Songs of Distant Earth

ISBN 978-7-5594-2004-6

I. ①遥… II. ①阿… ②高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

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90438号

THE SONGS OF DISTANT EARTH © Rocket Publishing, 1986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.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cke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c/o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imited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 2018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图字: 10-2012-409号

书 名 遥远的地球之歌

著 者 (英) 阿瑟·克拉克

译 者 高天羽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徐陈健 王予润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文化

版 权 读客文化

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1.5

字 数 191千
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3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004-6

定 价 5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在广袤的太空和数千颗行星中，没有人会来分担我们的孤寂。那里或许有智慧，或许有权力，茫茫宇宙中或许有巨大的机械……它们或许正徒劳地注视着我们这里飘浮的残云，它们的主人渴求伴侣，一如我们的渴求。然而，对于生命的本质、演化的原则，我们已经有了答案。在宇宙之中，地球之外，再也没有别的居民……

——劳伦·艾斯利，《宏伟的航程》（1957）

我写了一本邪恶的书，内心却如羔羊般纯洁。

——梅尔维尔致霍桑（1851）

作者的话

这部小说的创意来自近三十年前的一篇同名短篇故事，目前其已收入我的文集《天空的另一面》。但真正激励我创作的是近年来在电视和电影里泛滥的太空歌剧，这是一种反面的激励，应该叫什么来着？反激？

请别误会：我很喜欢《星际迷航》，喜欢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的那些气势恢宏的作品，其他不怎么有名的我也喜欢。但严格来说，这些作品都属于奇幻，不算科幻。现在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一件事，那就是在真实的宇宙中，我们永远都无法超越光速。即便是相距最近的恒星系，中间也得隔上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光年。没有什么曲速引擎能让你在今天这集飞到这个星系、下礼拜的那集又飞到另一个星系。造物主的项目计划不是这么制定的。

在过去十年里，科学家看待地外智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、出人意料的改变。这个课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一直遭人轻视（除了一些可疑的人物，比如科幻小说家），直到什克罗夫斯基和萨根在1966年出版《宇宙中的智慧生命》，情况才扭转过来。此书堪称里程碑之作。

但这股潮流在近两年又呈现出了颓势。我们在太阳系内没有发现丝毫生命迹象；我们建造了巨大的无线电天线，按说应该能轻易接收到来自其他恒星的信号，结果却什么都没有接收到，有科学家由此认为：“或许，我们在宇宙中的确是孤单的。”这个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是弗兰克·提普勒博士，他曾经（分明是故意地）用一篇论文的标题激怒了萨根的拥趸，那标题是《智能外星人不存在》。卡尔·萨根等人则表示，现在就下这个结论未免过于仓促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

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十分激烈；有一个说法很对：真相无论如何，都将是令人敬畏的。要解答这个问题只能诉诸证据，光靠逻辑推理是不行的，无论那逻辑是多么具有说服力。我倒是希望两边能在未来二三十年里把辩论搁置在一旁，让射电天文学家像淘金者那样，将天空中倾泻下来的噪音默默筛选一遍。

别的不说，这部小说是我在星际航行题材上做的一次彻底现实主义的尝试。像之前的《太空序曲》一样，我利用了已知

的，或者可以预见的技术来描绘人类在地球之外的首次航行。书中的任何部分都没有违反或否认已知的科学定律，唯一称得上大胆的构想只有“量子引擎”，但即便是这个构想，都有着十分可敬的源头（见书尾致谢部分）。如果科学的发展证明它纯属空想，其他星际航行的方法也还是存在的。如果我们这些20世纪的原始人都能将它们想象出来，那么未来的科学研究无疑会比我们走得更远。

阿瑟·C. 克拉克

斯里兰卡，科伦坡

1985年7月

目 录

作者的话	I
第一部 萨拉萨星	001
第二部 麦哲伦号	033
第三部 南 岛	057
第四部 克拉肯山	131
第五部 慷慨号综合征	203
第六部 海底森林	267
第七部 如同火星飞腾	287
第八部 遥远的地球之歌	307
第九部 萨根二	341
地球年表	345
关于本书	347
致 谢	349

第一部

萨拉萨星

01

塔纳镇的海滩

小船还没驶过珊瑚礁，米蕾莎就知道布兰特生气了：他站在舵轮前，全身紧绷。回程的最后一段水路很难走，他却没让双手灵巧的库玛尔掌舵，这说明有什么事让他心里窝着火。

米蕾莎离开棕榈树的荫蔽，朝海滩方向缓缓走去，脚下湿湿的沙子把她的步子拖得很慢。等她行至水边，库玛尔已经在收拢风帆了。她的这位“小弟”在身高上已经和她接近，一身肌肉的他正乐呵呵地冲姐姐挥手。库玛尔性子随和，什么大灾大难都不放在心上，她多希望布兰特也能有这么好的性格啊……

没等小船触到沙滩，布兰特就跃进了齐腰深的水里。他板

着一张脸，哗啦哗啦地朝米蕾莎蹚水走来。到了跟前，他举起一块扭曲的金属让她查看，金属上还缠着几段导线。

“瞧瞧！”他大声说，“他们又下手了！”

说着，他的另一只手朝北方挥了挥。

“这一次我可不会轻饶他们！无论镇长怎么说都不行！”

这时，小筏子缓缓靠岸，船身外的滚筒压上沙滩，仿佛是什么史前海怪第一次向陆地进发。船到跟前，米蕾莎侧身避过。船身刚过高潮位线，库玛尔就关掉引擎，跃进水里，与那位怒火未熄的船长大人会合。

他对姐姐说：“我跟布兰特说了好几遍，那肯定是场事故，渔网可能是被拖锚拉坏的。北岛人说什么都没有理由蓄意搞破坏吧？”

“我来告诉你理由！”布兰特立即反驳，“因为他们懒得亲自钻研技术，因为他们怕我们抓的鱼太多，因为……”

话刚说到一半，库玛尔就咧开嘴笑了。布兰特把那团乱麻似的导线一把朝他扔了过去，库玛尔毫不费力地伸手接下。

“就算出了事故也不能在这儿下锚吧！”布兰特接着嚷嚷，“这一带在海图上标得清清楚楚：‘科研区域，禁止入内’。所以我还是得提出抗议！”

话虽然这么说，此刻的布兰特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好脾气。

就算火冒三丈，他的怒气也顶多持续几分钟。为平抚他的情绪，米蕾莎伸手在他背上抚摸起来，说话的口吻也极尽安慰。

“你抓到什么大鱼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当然没喽，”库玛尔接嘴，“他一心想抓统计数据呢，尽是些每千瓦多少公斤啦之类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幸好我带了钓竿，咱们晚饭有金枪鱼吃了。”

他伸手到船舱里拖出一条鱼来。猎物近一米长，有着流线型的身躯，处处散发着力与美，只是表皮迅速失色，而且两眼都瞎了，正透出一阵阵死气。

“这么大的可不常有啊！”库玛尔自豪地宣称。

就在三人围着猎物啧啧称奇之时，历史的脚步已经重新回到了萨拉萨星，一直以来无忧无虑的单纯生活，一下子就到了终点。

历史的足迹就印在空中，仿佛是一只巨手握着的粉笔，划过天堂的蓝色穹顶。三人抬头仰望之际，那道熠熠生辉的蒸汽足印在他们眼前渐渐幻化，先是边缘变得毛糙，然后散成缕缕云烟，末了只剩下一座仿佛白雪堆积的桥梁，从地平线的这头横跨到那头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遥远的惊雷从宇宙边缘隆隆驶来。

它已经有七百年未在萨拉萨星上出现过了，可是一旦响

起，就连孩子都能听出它是什么。

暮色中的空气暖意融融，米蕾莎却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她不知不觉牵起了布兰特的手。他将她的手指握在掌心里，脸上却显得心不在焉，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撕裂的天空。就连库玛尔都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，但他是第一个回过神来说话的。

“一定是哪个殖民星找到我们了！”

布兰特慢慢点了点头，脸上的表情却充满疑惑。

“可他们干吗要大老远赶到这儿来呢？他们肯定有旧的星图，也肯定知道萨拉萨星上几乎全都是海，来了也是白来。”

米蕾莎在一旁提醒道：“也许是科学上的好奇？也许是想看看我们的遭遇？我早就说该把通信链接修好的……”

这是个老话题了：东岛上有一架巨大的碟形天线，在四百年前毁于克拉肯山的喷发。每隔几十年，萨拉萨星的居民就会发起该不该把它修好的辩论，并最终达成多数意见，觉得的确要修。然而这星球上还有许多更加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做；或者说，是还有许多更加好玩的事情等着去做。

布兰特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建造星舰可是一项庞大的工程，我看任何一颗殖民星都不会花那个力气，除非是形势严峻的，比如说地球……”

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终于沉寂。虽说过去了千百年，那两

个字还是难以说出口。

三人不约而同地望向东方，那里，赤道的夜正在海面上迅速推进。

几颗亮度较高的恒星已经在空中闪现出来，他们轻而易举地认出了刚刚爬上棕榈树梢的三角座：紧紧相依的三颗恒星，亮度不相伯仲。那个区域曾经闯入过一个外来天体，它比三颗恒星耀眼许多，在星座南端一连闪烁了几个星期。

直到现在，借助中等倍率的望远镜，人们还是能瞧见闯入者那缩小了的身影。而另有一堆熔渣却是任何设备都捕捉不到的；它的前身，就是叫作“地球”的行星。

02

微小，且不带电

在一千多年之后，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会把公元1901到2000年间的一百年称作“大发现的世纪”；他还说：20世纪的人也会同意他的看法，但他们的理由是完全错误的。

20世纪的人会自豪地标榜自己这个时代的科学成就：他们征服了天空，释放了原子能，发现了生命的基本规律，掀起了电子学和通信技术的革命，为人工智能奠定了基础；最惊人的是，他们探索了太阳系，并首次登上了月球。他们的自豪不无道理，但站在后人的角度，那位历史学家却确凿无疑地指出了一个事实：20世纪还有一项超越一切的创新，它让其他发明都显得无关紧要，但在当时只有很少人了解。

就像贝克勒耳实验室里那张模糊的感光底片：乍一看那么无害，那么远离俗务，却在短短五十年后化作了广岛上空一朵蘑菇云。我们要说的发现，其实也是那项研究的副产品；它在崭露头角之际，也像当初的核物理一样显得无害。

大自然这位严谨的会计师始终在让账簿保持收支平衡。物理学家在研究某些核反应时发现，就算考虑到了所有因素，方程式里却总好像缺了什么，怎么也无法配平，这个发现让他们大惑不解。

就像会计师抢在审计师前头补足小额现金亏空，物理学家为了配平方程，也不得不虚构了一种新粒子。这种粒子必须具有十分异常的属性：它不能有质量，也不能携带电荷，因而具有超强的穿透性，能不费什么力气就穿透一堵数百万公里厚的铅制墙壁。

他们给这幽灵般的粒子取名叫“中微子”——是中子，但没有质量。要测量这种神秘的实体简直是不可能的，然而在1956年，物理学家却凭借仪器上的大胆改进，破天荒地取得了几枚中微子样本。这不单是实验的胜利，也是理论家的胜利，因为他们终于把那个不可能配平的方程式配平了。

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对这个发现毫不知情，漠不关心。然而不知不觉之间，朝向末日的倒计时已经缓缓启动了。